

四代人的信仰历程（三）湘战伤兵

微尘

十年后。

东北早丢了，华北丢了，华东丢了，华南也丢了。上海沦陷，南京沦陷，广州沦陷，武汉也沦陷了。日本人又盯上湖南，瞄准了长沙。湖南是鱼米之乡，日本人要是拿下，不仅会给国军致命性的打击，还能以战养战；中国要是再丢了湖南，只剩四川一粮仓，养活不了许多军队，陪都重庆也将失去屏障。大家知道湖南丢不得，长沙丢不得，却不知道怎么保住长沙，能不能保住长沙。那么多地方都丢了，长沙不比武汉特殊。薛岳冷静分析，确信长沙守得住，说服蒋中正让他守长沙。

阿明所在的部队开到长沙，正赶上夏天。大家被派到新墙河南岸挖战壕修防御工事，也有人去北岸的。战壕一道接一道，中间相通，深浅合适，人站直了，刚好露个脑袋；身子稍弯一弯，就可以射击。湖南山多水多，田也多。老乡收完稻子，把大路挖窄，人和牲畜可以走；小路挖掉，改成水田，再把水田犁一遍，变成泥潭。老乡干完，就躲进山里。这样，从新墙河北岸到南岸，再到汨罗江和长沙城外的捞刀河，一百多里成了泥潭。薛岳沿两河一江布了三道防线，又在外围设下埋伏，形成一个大口袋，名曰天炉，等着日本人进来。

新墙河北岸炮声响起，阿明领了三天的干粮，进了战壕。北岸的友军伤亡惨重，往回撤的时候，日军飞机来轰炸，河水变红了。敌人逼近南岸防线，阿明他们出手了。阿明用的是老式步枪，打一枪，得拉一下枪栓。以前跟自己人打仗，大家都用这种枪，阿明不觉得这枪土。抗战开始后，阿明跟着大部队上过两次战场，每次都是放几枪，掉头就跑。跟日本人比，他的武器太落后，仗没法打。他们打一枪，要是没命中，敌人的枪连发，不知要回多少枪。他们一个营才有几门山炮，总被敌人的大炮压着打。敌人还有飞机和装甲车，他们只能靠两条腿。这回，老乡把道路变成水田，敌人的装甲车和重武器过不来，双方的武器差距缩小了。战壕是递进式的，后面比前面地势高，前面的人要是逃，就会被后面的人毙掉。逃，必死无疑；打，还有活命的希望，一半一半。那就打吧。

敌人的大炮隔着河远远轰过来，飞机不时扔下几颗炸弹。阿明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，排长也倒下了，活着的没几个了。后面的发话，叫他们往后撤。战斗没日没夜地进行，大家轮流休息轮流打；人员要是损失过重，火力不足，就往后面的战壕撤，合并兵力接着打。三天的干粮快吃完了，人死了大半，营长带领大家撤到汨罗江北岸的防线，稍事修整，补充粮食弹药继续打。

日军过了新墙河，重新集结，攻势更凶猛，战斗比前几天的更惨烈。阿明打麻木了，敌人的炮弹和炸弹好像不要钱，不停扔过来。阿明的耳朵因持续不断的爆炸声变得有点背，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叫他。左右看看，战友又倒下一批，连长也倒了；向后看看，营长隔了一道战壕喊他后撤。他立马抱起一具尸体，顶在头上做掩护，向后面的战壕转移。敌人的机

枪手疯狂扫射，尸体被打烂。他换了一具，又被打烂，再换一具。如此几次，他终于靠近营长。

“卧倒！”营长吼了一声。

阿明连忙卧倒，顺势把顶在头上的尸体盖在身上。日军的飞机俯冲下来，扔了几枚炸弹，迅速拉起，扬长而去。爆炸声平息了，阿明感到左腿钻心地痛，一看，坏了，小腿被炸伤，血染红了裤管。敌人的飞机轰炸和机枪扫射是为步兵开道。敌人的步兵要是上来，他可就凶多吉少，这条小命怕要交代了。阿明忍着疼，撕下几片布，简单包扎一下，咬着牙，慢慢向营长走去。

敌人的步兵没上来，因为被两侧杀出来的友军截住了。国军三道纵深防线，日军每过一道，都遭遇正面的顽强抵抗和侧面的凶猛打击。日军自打进中国，所向披靡，战略上从来没败过。即便国人大肆宣传的台儿庄大捷，日军只是战术上遇点挫折，进攻步伐缓了几天，并没停下来。薛岳预料长沙外围国军的抵抗愈激烈，日军的进攻意志就愈强烈；等抛下装甲车和重武器的日军攻到捞刀河防线，他就让外围以逸待劳的几个军扑上来，吞掉十万日军。这就是天炉战法，烧的是日军，用的炭火却是数万国军的生命。

阿明到了营长身边，营长已经中弹身亡。阿明很难过，他的排长连长营长都殉国了，他熟悉的战友也大多殉国了，他的腿伤了，这回怕走不出战场。

枪声停了，炮声停了，交战的双方达成默契，允许医护人员趁战斗间隙救走伤员。

夕阳从洞庭湖方向照过来，照在营长手上的金戒指上，闪闪发光。阿明见了，悄悄取下，藏起来；又摘下营长手上的表，也藏起来。刚刚，他活命的希望没了，就没在意这些东西。现在，他有了活命的希望，这些好东西得拿上，以后用得着。

阿明被抬走，医生给他做了手术，取出几块弹片。中秋节那天，他躺在战地医院，长官来慰问伤兵，给大家每人发了两块月饼。阿明接了月饼，手顺势摸了摸藏在衣服下面的表和戒指，都还在。这天的月饼吃着特香。

过了四天，消息传来：日军逃跑了！

日军刚撤的时候，薛岳不敢相信他收到的情报。半个月前，岗村宁次还叫嚣一周之内拿下长沙，日军前锋攻到捞刀河，到了长沙城下，怎么不敢与他一决雌雄？他毁了从新墙河到长沙的道路，断了日军的供给，算定日军靠人扛马驮带的粮食弹药只够半个月，只等日军主力攻到捞刀河、差不多弹尽粮绝之时，他的伏兵出来一举吞掉日军。战局还真照他预料的进行。只是他没想到日军主力没到捞刀河，日军的飞机就发现他留了六个军的兵力没动。岗村宁次很务实，打脸不要紧，冒失败的罪名不要紧，留下数万日军的尸体也不要紧，但万万不能葬送十万大军，还是逃吧。国军追着日军打。路毁了，逃的不好逃，追的也不好追。国军追了一个星期，眼睁睁看着敌人逃进大本营。

战地医院一片欢腾！长沙城一片欢腾！举国一片欢腾！抗战以来，这是第一次战略性大胜。

欢腾归欢腾，战地医院的伤员越来越多，药品与器材都很有限，消炎药更是金贵。阿明的腿还没完全好，就得出院，给其他伤员挪地方。医院不给阿明消炎药，他只好向老乡讨些盐巴，清洗伤口。伤口好了，长官来找他，叫他去后方轮休集训。

“长官，我的腿还没完全好，您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腿一好就去找你。”阿明装作腿脚不方便，可怜巴巴地求长官。

“好吧。”打了大胜仗，大家心情好，长官心情也好，没多说，走了。

阿明瞅准机会，溜进山里。那时节，山里的板栗猕猴桃熟了，有时还能找到红薯充饥。阿明躲了几天，估计认识他的那位长官带人去后方了，就向长沙进发，白天找个洞睡觉，晚上赶路，一路小心翼翼，生怕被抓回去给毙了。进了城，他更加小心，走一段路，就前后左右看看。

到了火车站，阿明趁人多混乱，上了一趟去广州的火车。下车没票，他只好把那块表贱卖给火车站的人，补了十块钱车票，剩了三块。他去买了一套衣服，洗了个澡，换上新衣服，理了头发，人精神了，只是饿得慌。他找了一家小饭馆，要了一碗米粉一碟小带鱼，好多天没碰油荤，馋得很。他一边等伙计上菜，一边琢磨以后怎么办。回家吧，伪政府要是找他替日本人卖命，他干或不干都不好；不回吧，兜里没剩几吊钱，吃饭都成问题。

“老医官，您这从哪儿来？快进来歇歇脚。”伙计送来阿明点的米粉和小带鱼，热情地招呼门外的一位老顾客。

阿明抬头往外看，只见一个老和尚身穿灰色七衣，挑着药箱走过来。